「魔術師」何其多？

陳魯民

今年央視春晚上，台灣魔術師劉謙大出風頭，由於其精彩演出，在內地還掀起了一股不小魔術熱。魔術的主要表演手法無非就是無中生有，有變無，虛變實，眞變假，如果就這幾招來看，社會上有不少「另類魔術師」，且都是無師自通，高深莫測。

貪官最善於化公爲私，是「官場魔術師」。劉謙費那麼大勁，才把一個硬幣從玻璃杯外變到杯內，貪官們一個戲法，就能把幾千萬、上億元的公款輕輕鬆鬆變到自己的腰包裡，比劉謙那可是天壤之別。還有企業改制，也是貪官們最愛參與的「魔術表演」，本來價值億萬的國有資產，一改制，開個會，發個文件，就變成仨核桃倆棗的價錢賣給新老闆了，光天化日之下就實現了江山易手，劉謙有這本事嗎？

奸商唯利是圖，最擅長製售假冒偽劣產品，是「商場魔術師」。毒牛奶製造者玩的就是水變奶的魔術，三聚氰胺往那稀得照見人影的摻水牛奶裡稍許一撒，就立刻變得又稠又濃，蛋白質「含量」翻倍上升，連科學儀器都檢查不出來，劉謙行嗎？還有劣質酒變茅台、五糧液的，蒸餾水變注射液的，自來水變洗髮劑的，亂七八糟皮子熬出「阿膠」的……端的是「大師」如雲，高招迭出。

不良學者，慣於學術造假，堪稱「學術魔術師」。他們或移花接木，東拼西湊，改頭換面，靠剪刀加漿糊來快速炮製「學術著作」；或用虛假試驗數據來寫論文，邀功請賞，欺世盜名；或把進口芯片磨掉商標，印上自己的商標來矇混世人，騙獎騙錢；或把外國專家的著作整章整節地照搬照抄，然後換上自己的大名，用以評職稱、當博導，並藉以到處招搖撞騙，眞不知天下有羞恥二字。

魔術的本質就是「弄虛作假」，所以，舞台上的魔術，是越精彩、花樣越多就越受歡迎；而生活中玩魔術，不論是官場魔術，還是商場魔術，學術魔術，都要受到批判抵制，嚴重的還要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君不見，那些變公爲私的「貪官魔術師」，不是一個個都東窗事發，被送進大牢、送上刑場；那些用假冒偽劣商品害人的「奸商魔術師」，不是被紛紛繩之以法了嗎；那些學術造假、剽竊抄襲、斯文掃地的「學術魔術師」，不是也一個個都被揭露出來，身敗名裂了嗎？

舞台上需要魔術師，有什麼本事你就盡情施展，大顯身手；生活中杜絕「另類魔術師」，還是老老實實做事、本本分分做人爲好。

林風的《文藝之家》

許定銘

香港小說家侶倫（一九一一—一九八八）原名李林風，用過筆名林風、林下風，我在網上見到這本林風的《文藝之家》（桂林春草出版社，一九四八）時，直覺上以爲是侶倫的書。豈料書到手後，一看是本文藝論文集，作者長期在中學裡教書，再想到侶倫戰時及戰後都好像沒到過桂林，這位林風應該不是侶倫。

後來查了幾種工具書，知道用「林風」作筆名的，還有左笑鴻（一九〇五至一九八六）和林騰臣（一九一九—）。

左笑鴻一九三八年雖然曾到過香港，接替茅盾編《立報》副刊，但時間甚短，況且他畢生與報刊有關，而活動範圍則以華北爲主，寫的多爲通俗小說，不像會研究文學理論；那麼，這位「林風」該是廣東澄海人，曾用筆名林意侯、磊明的林騰臣了。

《文藝之家》全書九十二頁，收《文藝之家》、《文學絮語》、《短論小集》和《論農民文學》……等論文數十篇，另有《排印前小記》註明一九四七年寫於香港，售價亦標明「國幣三元、港幣一元柒角」，可見這位林風與香港關係密切。《文藝之家》是《春草叢書》之二，這套叢書非常罕見，連上海圖書館的《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也未收錄，另有之一：林風的《青春旅歌》和之三：古魯的《夜行》，都是詩集。

漫說年齡的表現

成放

「今年我五十五歲了，很想再次出演《哈姆雷特》」，這是「當紅小生」濮存昕去年又一次說了他的年齡，其實從五十歲以後，他不止一次地在媒體上通報他的年齡，一再聲稱「小生」已「不小」；

「我今年八十六……我沒有想不到能活得怎麼久。」比起他的同輩來，「我能夠看到一些歷史大變化，他們沒有看到。這一點我最爲逝者抱憾。」——這是學者舒蕪在一篇文章中所說。

「雷達是個常常忘記年齡的人，但有時又對年齡比較敏感。」有一次，一位作者稱他「雷老」，他回答「最好別叫雷老，我有那麼老嗎。」幾年前參加一個學習班，晚上大家結伴去游泳，他和一位同事比試了兩圈兒，要別人評論一下「我們倆誰游得快？」這位評論者直截了當說：「人家比你年輕，不服不行，差幾年是幾年啊！」「雷達忽然沉默了，好一回不搭理我。」——這是錄之作者胡殷紅在《文匯報》上寫的文章。

學者徐城北全家去吃自助餐，服務員開始問他年齡，他有些不悅，後來才知超過六十五歲半價，他卻忘了帶身份證，由此引出一段「生意經」的佳話……

這只是從報刊隨手摘下的幾則「年齡的表現」，就是說，對年齡各有各表，其含義各有各解吧！

其實，年齡是個敏感問題。不過東西方習俗不同，通常西方人認爲這是個人隱私，不能隨便問，尤其是女性，否則被指不禮貌；而東方人，如我國人，碰到一起，常是問「芳齡」「貴庚」「高壽」之類。當然，現在逐步向「國際接軌」，對年齡也「敏感」起來了，凡女性不管身處「妙齡」或已「裝嫩」的「半老徐娘」，都諱莫如深，以致網上出現了猜測某位影星年齡有許多貼子，各有所本，煞費苦心。前不久網上公布了一大批明星的年齡，有的突然老了四、五歲，於是議論紛紛，當事人也紛紛回應，有說「無聊的」，有說「把自己說小點人之常情」。

對功成名就的年輕演員，年齡是個資本。所處「黃金年齡」的明星，當然可以高喊高叫，去冬央視朱軍在做「梅蘭芳」的藝術人生，介紹章子怡成就時說年齡不提了吧，章即答：「沒關係，二十九」，爽快得很；還有年輕的還要玩點「幽默」，原本應稱「小徐」的，卻要做「老徐博客」。一九七四出生的徐靜蕾經紀人說：「對年齡，老徐一直都沒有隱瞞，現在的年齡她感覺很好，不用改什麼年齡。」趙薇也說：「年齡對於我不是一種憂慮，而是一筆財富。」那種自信和驕傲溢於言表。

當然也有以年齡調侃的。香港作家李碧華，歷來處事低調，從不出鏡，不登照片，不接受採訪。傳聞她寫過一張自述小檔案：「年齡：數字太大；三圍：數字太小……願望：不勞而穫，醉生夢死；所崇拜的美滿人生：七分飽，三分醉，十足收成……」。

年齡也是個麻煩。據說，體育界的年齡問題，也是鬧得不可開交，有些人的眞實年齡像「地下黨的身份」，管理層也有不同版本的花名冊，很像一些商業單位的幾套賬冊。閻世鐸主政足協時曾搞過轟轟烈烈的年齡打假運動，但打也是白打，「欽差大臣」下去調查，一番觥籌交錯，查無實據，化爲烏有。體育界年齡造假無非是，有些運動要卡年齡，有些比賽要講平均年齡，所以年齡普遍要報小，有的與實際年齡誤差達四歲。去年，易建聯也遇到年齡麻煩，別人說他是二十四歲，他則堅持說我只有二十一歲，眞是天曉得！

這裡所談都是花花草草、吵吵嚷嚷的娛樂和體育界的年齡表現。

到了政界官場，年齡可是個眞刀眞槍的「殺手」。每逢換屆排隊，或遇提拔任用，位置有限，僧多粥少，都要碰到年齡這道槓。據說爲此而卡年齡不但要卡到出生年份，甚至卡到出生的月和日，眞是中國式的黑色幽默。由此而引發的虛報冒塡，塗改身份證，僱人作假證，等等，花樣百出，醜態畢露。

所說種種，看來年齡眞是一門新興學問，大有研究之必要；由年齡的表現而披露出來的一些「花絮」，也折射出每個人對人生的態度，讓人咀嚼，趣味無窮！

一代風流人物宋徽宗

朱育友

北宋亡國之君徽宗趙佶，雖乏安邦定國之才，卻通曉百藝，舉凡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金石古玩、花鳥蟲魚、走馬蹴鞠，無所不知。書法繪畫，最爲精妙。柳貫題徽宗御筆扇面詩：「輕紈留得瘦金書」。徽宗翰墨銀鈎鳳舞，鐵劃龍纏，謂之「瘦金」，喻其瘦硬也。其繪畫也氣韻生動，筆法飄逸。手頭有一幅徽宗御畫《錦羽山雞圖》之複製圖片，圖面有御筆瘦金體題句二十字，曰：「秋勁拒霜戡，莪冠錦羽雞。已知全五德，安逸勝鳧鷖。」（鷖音醫水鷗也。《詩經・大雅》有「鳧鷖在涇」之句）畫之下款有「宣和殿御製並書」七字。圖之上方有「乾隆御覽」朱印，可信是曾經清高宗乾隆鑒定收藏之眞跡。觀其題字筆致，則遒勁之中也有幾分秀潤，非瘦硬二字所能概括。題字與繪畫相映成趣，頗爲悅目（見**附圖**）。

徽宗用過建中靖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等年號，鑄有各個年號之年號錢，還鑄有非年號錢之聖宋元寶、聖宋通寶，錢文多爲御筆瘦金體，錢相美觀。手頭藏有數枚，病榻把玩，愛不釋手。

徽宗不但喜歡騎射，而且訓練出一批宮女能「鳴鼓擊柝，躍馬飛射，剪柳枝，射繡球，擊丸，據鞍開神臂弓，妙絕無論。」徽宗對音樂也極愛好，有一則軼事：徽宗不期而夜至妓女李師師家。詞人周邦彥恰在李師師房中，倉卒無可逃避，乃藏匿床下。徽宗自帶一顆新橙，說是江南初進來，與李師師共食，他不知房中有人，照常與李師師戲謔，周邦彥在床下聽了，醞釀成《少年遊》詞云：「并刀如剪，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橙）。錦帳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家宿，嚴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其後李師師曾對徽宗歌此詞，徽宗驚問誰作？李師師說是周邦彥詞。徽宗大怒，明日坐朝即暗示開封府尹，橫加罪名，押逐周邦彥出城。過一二日徽宗又到李師師家，遇李外出，及夜始歸，愁眉淚眼，憔悴可掏。徽宗大怒，追問去哪裡？李師師直說：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杯酒相別。徽宗怒問，他還做詞麼？李說是的，做了一首《蘭陵王》詞，徽宗叫唱一遍看。李師師唱了，一曲才終，徽宗大加讚賞，醋氣全消，即下令追周邦彥回城，委任他做「大晟樂正」，是主持廟堂音樂的樂官。聽一首詞能轉怒爲喜，可見其愛好音樂之深。

徽宗愛好金石古器更是貪求無厭，宣和殿、保和殿、稽古閣、傳古閣、尙古閣都是他收藏古玉印璽、鐘鼎禮器法書圖畫之所。可惜亡國之時，全被金國囊括而去，糟蹋散失，是古文物的一場浩劫。

徽宗詩詞也琅琅可誦，他於亡國後被金兵俘虜，流離遷徙。備受凌辱虐待，折磨得枯槁不似人形，終於慘死囚所。他在死前的九年囚徒生涯中，寫過不少傾訴國破家亡深哀巨痛的詩詞。有一首調寄《燕山亭》題爲《北行見杏花》的詞，借憑弔遭受風雨摧殘的杏花，比喻自己的悲慘遭遇，詞云：「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着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詞極淒婉，尤以下闋「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國破家亡之痛，一字一淚，感人之深，更甚於李後主之「小樓昨夜又春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宋元人筆記還保存着徽宗被俘後，在顚沛流離中寫的另外一些以懷故國，思往事的詩詞，如南宋紹興年間，有宋遺民張姓者，從金國佔領的北方南渡，帶到不署作者姓名的《南燼紀文錄》，詳記徽宗與其子欽宗的囚徒生活，該書卷二：《竊奮續錄》記載徽宗父子自雲州囚所，轉解西吁州所候發落的途中，夜宿林下，聞番人吹笛，其聲嗚咽，徽宗心有所感，口占一詞云：「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南宋莊季裕《雞肋篇》云：「有人自虜逃回雲，燕山僧寺有上皇（徽宗）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

元人蔣子正《山房隨筆》也記徽宗在囚所有題壁詩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山南無雁飛。」

元人王仲暉《雪舟脞語》記載徽宗在被囚中詩作多首，有《淸明日作》：「茸母初生忍禁煙，無家對景倍妻然。帝京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漣。」

徽宗雖然下半生「甘心萬里爲降虜」，但論其才華風度，也不失爲一代風流人物。

錦羽山雞圖（國畫）

宋徽宗

內地精英新流向

文佳

每年初春，總是職場精英性情浮動不定的季節；每年春節之後，也總是他們紛紛跳槽的時候。今年上海的人才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新動向：精英人才正從外國企業向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流動。

工作八年的楊小姐把自己從外企向國企轉移的行爲叫做「未雨綢繆」。她說，中國加入世貿後，爲迎接與外國企業的競爭，國內企業急需貯備人才。因此，人才向國內企業流動將成爲一個普遍的心理潮流。

從薪酬的角度看，在國企，工資單上的錢數比較少，但有許多隱性的福利和收入並沒有表現出來，比如房屋津貼、逢年過節發放的獎金、實物等等，此外，國企穩定的工作環境、良好的發展前景都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年過三十的鄭某曾經在國外工作了五年，回國後又在外企工作了五年，今年他卻跳槽到一家國內中型民營企業擔任市場總監。儘管周圍的朋友對此議論紛紛，但鄭某表示，在外企的中方人員常常是做一些案頭工作，很難深入到企業運作的中心；而在國內企業，你才有機會做一個決策者。

最新調查顯示，上海有近兩成的外企高級人才願意流動到民企，滬上某獵頭公司的約三成業務爲「獵取」外企精英到民企……這僅僅是申城擇業市場上的一個縮影。在日益紛繁的人才大戰中，民營企業越來越成爲最大的贏家。

外企曾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職場：不菲的薪金、高效率的工作、頻繁的交際……而現在許多在外企工作了多年的老員工都有了新的選擇，其中不少人選擇利用在外企學到的管理經驗自己創業。

另外一個趨向是，一種自由、彈性而浪漫的「遊俠」般的新型工作方式正在北京等大都市裡浮現。兩年前走出學校大門的楊望，擁有名校的背景，熱門的專業，卻在衆人驚訝聲中拒絕了國家公務員的工作，毅然選擇了做一名自由職業者，成爲京城「SOHO」一族。

近幾年來，隨着互聯網在各個領域的廣泛運用及電腦、傳眞機、印表機等辦公設備在家庭中的普及，都市SOHO群落的人數正呈現出迅速增加的趨勢。SOHO，「Single Office Home Office」，這種自由而又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方式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去嘗試，其實更吸引他們的是一種時尚、輕鬆、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

「每天，沒有人規定我要幾點鐘上班，幾時該做什麼，一切由我自己主宰，憑自己的愛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我做的很好，並且我很快樂。」楊望說。兩年間，楊望涉獵攝影、平面設計、自由撰稿、音樂創作、MV製作，遊走於京城各個角落，如今已在業內小有名氣，並爲知名藝人打造過專輯MV，成爲一個非常專業的導演，並開始擁有穩定的發展平台和不可預計的發展空間，曲線就業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據首都某高校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介紹，「自由職業」正在成爲首都高校畢業生的另一種「求職」風尚，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解畢業生就業形勢的作用，尤其在今年就業寒冬的情況下，可能有更多的應屆生選擇了隱性就業這條蹊徑。

春天的餐桌

楊不離

在北方，大面積種植油菜，是爲了打菜籽炸菜油。春天撅油菜剛抬頭的嫩莖吃，純粹是嘗鮮。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別的蔬菜匱乏，拿來充數。

油菜莖青中泛紅，剝掉外皮，直接生食，甜而微辣，脆爽極了。一般烹調方法，都是將油菜過一遍滾水，撈出，擠乾水分，用刀把菜團切絲，潑上熱油，淋香油、醬、醋，涼拌出來的色澤飽滿新綠，滋味清新如風。呑至腸胃猶如乍然邂逅美景，驚鴻一瞥，卻似曾相識一見如故，諸多味道次第綻放味蕾，齊齊湧上心頭。北方鄉野正宗的油菜味道，是一種濃烈芳郁的鄉愁之味。

早春返青的麥地裡同時盛產一種草——米蒿。米蒿連成片生長，繁茂異常。蹲在麥地一角不挪地兒，就能割滿滿一籠。米蒿葉似一粒粒小米相銜，綴連如絲狀。去掉根部，將葉洗淨，或涼拌或清炒，味道鮮美，隱約一絲微苦，獨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清香，久久低徊於舌尖。鄉間吃它的人不多。北方人不似南方人什麼都敢下口，總因着它是草，心裡頭有一層揮之不去的障礙，不敢或羞於多吃，而寧願用它餵雞。雖然只吃過幾次，卻一直難忘米蒿無與倫比的鮮味。

苜蓿是一種開紫色小花的草本植物。鄉裡大片種植，用於牲畜的青飼料。事實上，苜蓿葉子廣受農家餐桌歡迎，把它揉進麵裡，加點調料和鹽，蒸成綠色苜蓿饃。尙未入口，其鮮艷招人的色相已先攻佔胃口，淡草香味飄進鼻子，情不自禁咬一口，菜香交織麥香，純粹一如初戀，是不可複製的人間眞味。

其他諸如薺菜、槐花、馬蓮菜、灰條、榆錢、香椿，鄉間美味之多不勝枚舉，其珍就在於，沒有多少人把它們當成一盤上得了枱面的好菜。正因如此，它們得以保持着原生態未經任何人工的天然本味，這是那些加了各種化肥培植的蔬菜無可比擬的。

北京的麵茶

艾京

北京有一種老少咸宜的小吃叫麵茶，又叫茶湯。這裡所指的麵茶其實與我們通常喝的茶完全是兩碼事兒。北京傳統的麵茶以糜（唸mí）子麵爲主料，糜子屬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與黍同類，籽實不黏，又叫穄子。糜子磨成粉後，一般以油（植物油）炒熱後便可備用。吃時先將糜子粉以涼白開水和稀成糊狀，然後用開水沖開，這就是所謂北京的茶湯了。

茶湯俗稱炒麵。遠在明朝時，在市面上已出現賣茶湯的舖子和沿街叫賣的茶湯小販。明代文人沈德符在他撰寫的一本書《野獲篇》中寫道：「京師向有諺語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槍，光祿寺茶湯，太醫院藥方。蓋譏名實之不稱也。」由此可見茶湯在京城的聲譽了。

北京的茶湯實際上是從游牧民族的奶茶演變過來的。元朝的蒙古族以及清朝的滿族將喝以乳酪爲主料的油麵茶的習俗傳入中原。北京人則將少數民族的小吃加以改進，成爲今天北京特殊的風味小吃，因此就有了「奶茶有舖獨京華」的說法。

北京有一美食家把麵茶形容爲「可充飢的『茶』」。事實也是如此，我在北京生活的那幾年，家中必備一鐵罐的麵茶。這些麵茶或自己動手整，或乾脆以糧票到食品副食店買它兩三斤。大冬天，騎車頂寒風回到家裡，沖開一碗熱乎乎的麵茶，不失爲既驅寒又充飢的風味小吃。

我沒見過在香港有賣北京的茶湯。上大學時，與一位朋友一道到北京一家小吃舖，每人各要了一碗油炒麵。他給我講了一個南方人吃北京油炒麵的小笑話。這位南方人可能是頭一回到北京，他進了一家小吃舖，見到一個北京人在低頭吃油炒麵，稀稀溜溜呈粥狀，看樣子不難吃，於是他向服務員指着那碗麵茶說，也同樣給我來一碗。服務員隨手在票上寫了「油炒麵」，讓他到窗口去取。這位南方人一看便對服務員說，我要的是粥，不是炒麵，經服務員解釋，南方人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見，油炒麵是北京特有的風味小吃。

在北京冠上「茶」的名字的風味小吃多的是，有一種以純糜子麵做的，也叫「麵茶」的小吃。在「茶」的表層澆上芝麻醬，內行的食家以嘴唇轉着碗邊，一口一口吸着吃，吃到最後整個碗底像被洗過光溜溜的。如用勺子一口一口盛着吃，人家會說你是吃麵茶的外行。北京的杏仁茶享譽大江南北，主要在製作時摻上了杏仁粉，但有不法的製造商摻的是杏仁油，甚至杏仁香精。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天橋或一些大街小巷，只要舖頭擺有大龍壺的，準是專賣茶湯的小吃店，而到傍晚時也能見到挑擔子的茶湯小販沿街吆喝，一頭是小火爐上那把大龍壺，另一頭卻是玻璃櫃裡上的盛着油炒麵茶的大青花瓷。隨着時代的變遷，此情此景今已少見，因爲現在想吃麵茶不一定非得到小吃舖，最省事的辦法就到附近的食品店或超市買現成的油炒麵。一般老北京就認「稻香村」的油炒麵，它的眞材實料甚得食家的喜愛。

其實自己動手製作油炒麵並不費事，因爲在香港製作油炒麵的主料唾手可得。

先以小火用植物油（講究一點則可用香油或牛油）將麵粉炒至金黃，爲免糊底要不停地翻炒。起鍋前放上炒香了的碎核桃仁和白芝麻、白糖、葡萄乾和蜜餞等。油炒麵晾涼後放進乾淨的瓶子或鐵罐，隨時便可食用。由於油炒麵容易消化，經飽耐飢，因此北京的老百姓有時作爲病號的一日三餐。